

本书另配磁带 2 盒。欢迎读者汇款到我社邮购，地址如下：

广州市花城大道 6 号名门大厦豪名阁 25 楼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

邮政编码：510623 总机：020-38299170

汇款附言请写清楚书名及册数。

策划	李人凡			
主编	王栋生	徐志伟		
编委	王栋生	徐志伟	龚修森	倪 峰
	周春梅	张 南	石贤彬	高蔚云
	陈汇祥	周 斌	孙 娴	刘 畅
	李建华	韩 晖	夏 清	郝 彧
	马 骥	叶 蕾	张娴婕	张 蕾
	顾 萍	王 雷		

目 录

美丽世界的孤儿

- → 美丽世界的孤儿 → 温 琰 猿
- → 我的 1919 → 温 琰 缘
- → 记忆的碎片 → 曹 萌 苑
- → 历史如风 → 郑熙青 怨
- → 历史不等于包袱 → 刘 琪 圆
- → 长沟流月去无声 → 周启欣 源
- → 锁 → 沈 恒 圆
- → 历史…… → 王 淼 圆
- → 读报有感 → 周一琳 圆
- → 历史，在诉说 → 董 隽 圆

大地上的异乡者

- → 大地上的异乡者 → 李聆群 圆
- → 批判者的尴尬
- 由鲁迅先生想到的 → 沈 恒 圆
- → 读《时文三弊》 → 徐音之 猿

- → 圆圈里的结束 → 郑熙青 猿
- → 远离古典 → 郭一昕 猿
- → 看云的联想 → 胡国敏 猿
- → 从容与美女 → 张 奕 猿
- → 皖南古宅 → 陈 琳 源
- → 足球是什么 → 柴菁菁 源
- → 就当它是童话 → 罗凤仪 源
- → 咖啡与茶 → 诸 晓 源
- → 解析 cool → 吕 倩 缘
- → 我看武侠片 → 刘 琪 缘
- → 情已逝 → 白 健 缘
- → 不懂摇滚 → 吴抒翀 远
- → 走近黑客 → 颜东君 远
- → 时尚与高雅 → 李 丹 远
- → 墙外开花墙内香 → 余皓洁 苑
- → 我看《康熙王朝》 → 夏晓天 苑
- → 由“卒”想到的 → 李海伦 苑
- → 膜拜乾陵 → 郁 涵 苑
- → 穿越南京的画廊 → 曹 晨 园
- → 承德的寺庙 → 王 言 园
- → 繁荣下的迷惘 → 谈 璇 愿
- → 重读经典 抵抗“瘟疫” → 周一琳 愿

少年意气

- → 爱国的某些传媒和某些传媒的爱国 → 张欢然 愿
- → 成克杰与蚊子 → 田 川 愿

- 另一种土匪→张 睿 怨
- 车厢永恒定律→左幸宁 怨
- 为官也得讲“适应”→陈 捷 员
- 跪与不跪→田 恬 员
- 十九门客赞→覃 勤 员
- 偷→庆 勇 员
- 一小类人→沙 萱 员
- 生存画面→叶瀚清 员
- 精神→甘 石 员
- “集合名词”同样重要→郑熙青 员
- 八月纪事→王 琦 员
- 工匠·艺术家→刘 琪 员
- 说说好话→刘 琪 员
- 过年→王 醒 员
- 捏造出来的上帝→徐 妍 员
- 由“痛定思痛”想到的→蒋赞昱 员
- 阳光皮肤→简 青 员
- 天才与小聪明→苏文聪 员
- 默契→黄大海 员
- 生活的观念→孙铭寒 员
- 好大一棵树→赵 凌 员

长恨此身非我有

- 与现实讲和→何立群 员
- 一张纸→秦雨然 员
- 考试论→郑熙青 员

- → 化学学习联想 → 沈童刚 员毅
- → 我不知道 → 顾烨华 员蒙
- → 一粒沙子 → 郑苏婷 员猿
- → 拒绝“谦虚” → 周竞男 员缘
- → 谁是我的敌人 → 崔靖靖 员苑
- → 选择平庸 → 潘基翔 员毅
- → 悟 → 张 俊 员贡
- → 与安琪儿相遇在梦中 → 周启欣 员猿
- → 我真的漂亮吗 → 翁祖怡 员远
- → 风吹 → 李梦波 员愿
- → 随便说说 → 杨 烁 员园
- → 人生“七苦” → 肖 骁 员园
- → 寂寞的意韵 → 孙 利 员缘
- → 诚实 → 李雅妮 员苑
- → 心中的太阳 → 罗凤仪 员毅
- → 不被理解又何妨 → 曹 慧 员员
- → 怀疑自我 → 陈旖佳 员猿
- → 磨难与帮助 → 张逸昀 员缘
- → 窥探生命 → 刘 颖 员苑
- → 选择 → 刘海璇 员园
- → 找出心中的“小丑” → 刘程慧 员园
- → 土地 → 周慧瑜 员源
- → 镜子漫谈 → 侯文君 员缘
- → 小谈生命 → 陈 涵 员苑
- → 云雾身后是光明 → 江 枣 员毅

等待春天

- → 春天到了，冬天也不远了 → 方紫云 圆猿
- → 笑是人与人间最短的距离 → 李颖非 圆猿
- → 小事 小悟 → 钱 鷗 圆苑
- → 永恒 → 李文藻 圆园
- → “借来”的人生 → 陈梦莹 圆园
- → 隧道 → 何 珊 圆源
- → 人在宇宙 → 罗斌晖 圆缘
- → 擦肩而过 → 王嵩岚 圆苑
- → 擦肩而过 → 倪 颖 圆怨
- → 很好，再来一遍 → 张逸昀 圆员
- → 碰 → 莫 雨 圆猿
- → 笑了之后…… → 蔡 玥 圆员
- → 漫谈记忆 → 訾 源 圆愿
- → 人心 → 徐 疾 圆员
- → 弯曲 → 何 玮 圆源
- → 移情 → 杨 曦 圆苑
- → 幸福和镜子 → 侯维乙 圆愿
- → 柳暗花明 → 徐 疾 圆员
- → 简单 → 蒋野蘋 圆源
- → 活着 → 杨轶莘 圆苑
- → 真诚 → 蒋正欣 圆愿
- → 问号 → 徐 疾 圆员
- → 下山与上山 → 缪黄佳 圆园
- → 我有一个梦想 → 冉 杉 圆源

我思想故我是蝴蝶

理 趣 作 文

- → 哲学与生活 → 余 恬 圆缘
- → 喜欢近视 → 马 恬 圆缘
- → 上上下下的时候
- 生活中的哲学 → 马 恬 圆缘
- → 曲直之我见 → 江 燕 圆缘
- → 奋而发 → 朱莹莹 圆缘
- → 喜欢阿根廷 → 史丰蕾 圆缘
- → 话说过年 → 吴维宁 圆缘



美丽世界的 孤儿

对于历史，我们有的人不加关注，躲在自己的书斋中，两耳不闻历史的回声，一心只在考试上，怡然自得；有的人机械地接受教科书、报刊杂志的现成说法，照单全收，奉为真理，完全没有想到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；更有的人只对时尚话题津津乐道，让他去思考历史这样沉重的问题，他会觉得毫无意思。考试若是碰上这类题目，他就靠死记硬背，写些连他自己都不懂的东西来凑数。

关于历史，要想写出些有价值的文字，应该懂得思想重于技巧。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只关心自己的小小世界，经营自己的安乐窝，只能表现出短视的肤浅。厚重的历史是人类的财富，不思考历史，不懂得理智地借鉴，就有可能重蹈覆辙。大到为了国家的富强，为了民族的振兴，为了人民的幸福，小到为了自己与家人的自由与尊严，历史都是真正的教科书。



美丽世界的孤儿

温 琰

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，我也是历史的长子，我是海燕，我是时代的尖刺——我不怕成为这个美丽世界的孤儿。

先知先觉总是最孤独的——我听说这样一句话，于是有些心寒：不知会有多少人因为惧怕这种孤独而选择不知不觉。

但我不会。

秋瑾也没有。

我想像着她身着男装愤然出走的情形。纵然有“俗子胸襟谁识我”的感慨，纵然会因“何处觅知音”而“青衫湿”，但仍坚毅地走在秋风中，当所有的人都躲在被窝里，埋着头，装聋作哑地苟且于回忆中的美丽世界，她却勇猛地冲了出来，赤裸裸地站在彻骨的秋风中，她不怕冷，冰凉给了她清醒的头脑。

她独自面对这冷酷的一切，她奔走呼号，无人理睬，她不怕，“平生不借春光力”孤独地奋斗，这种孤独却在满街招牌式的大辫子中显得分外美丽……

苍茫的天空下，一个人在城市边缘的大马路旁漫步，我感到冷，我感到痛，我感到茫然。鲁迅说：最痛苦的不是生活在梦中，而是醒来后无路可走；可是现在，我只觉得，最痛苦的是找到路后没有独自走下去的勇气。也许，麻木自己，偷偷地缩回温

暖被窝，会得到几日安宁，在睡梦中毫无知觉地消亡，倒也落得个舒适。但是，我能吗芽

羡慕秋瑾，因为时代逼着她不得不坚强地走下去。

而我呢芽我们呢芽不是因为尚有后退的余地，就软弱地麻木自己芽是为了让老师更看重你，还是为了得到同学羡慕的眼神，或是让家长获得可以炫耀的谈资芽

于是我想，无论是在怎样的年代，有着怎样的境遇，以怎样的身份，都是该有做一个“真的猛士”的信心与勇气的。

我不是被世界抛弃，我也不想抛弃这个可以变得美丽的世界，我只是想撕掉所有的伪装，坚强勇猛地面对它；我想唤醒这个疲于前进的世界，我想大声地告诉人们，如果失望的话就请大胆地说出来。也许被人嘲笑，也许无人理解，但是我不会害怕；哪怕无人回应，我也不会绝望。

因为，无论怎样，我，都要成为时代的针刺，就算是做这美丽世界的孤儿。

● 睥语演 人能到这种境界，也就顶天立地了。

大气，有胸襟。



我的 1919

温 琰

如果让我选择一个时代生存，我会想起 1919

如果我活在 1919，那该是件很过瘾的事。

我想像自己穿着蓝布衫，留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发型，手拿小旗游行示威，搞不好就会被政府的军队打伤甚至丧命，死而不留名。多年后，说不定就有个类似孙文的人，写一篇类似《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 序》的纪念文章，于是，我就成为那“姓名不可考”的一员。

壮哉选

也许是太过安逸了吧，竟然憧憬那种风起云涌的动荡岁月。

敬佩那个时代的学生。有勇气、有胆量摒弃旧社会，接受全新的思想，他们，想创造历史。

羡慕那个时代的学生，在那样一个动荡时期，他们肩上担负着的是这个国家几千年中史无前例的革命，特殊的背景促成了他们的早熟、早慧，让他们可以更早地直面社会、思考人生。

不过，我想，那个时代的学生也一定很迷惘吧 1919，一个国难当头的时期。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，曾经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，眼看就要被肢解。而本应取而代之的新制度却还没有明确。中国人几千年累积下来的种种缺点一下子全爆发出来，出

路何在，前途又是怎样的，谁也不知道，这条路只有靠自己去摸索，去开拓。

比起来，我们的生活倒是风平浪静。该造的反，前辈都已完成了，我们无需想那么多，我们最常听到的教导是“学好你的功课，其他的事少想”。哪怕只是在家说了两句与父辈相违的话，就一定能听见“反了、反了”的怒喝。社会足够安宁，无需我们革什么命。反正，“命运也不宠爱忧国忧民的人”——有人这么说。

但我也总是会害怕，总是会担心，太多的安宁会让人变得颓废，也许真是时势造英雄吧，但刚看过一篇梁启超的文章，又说英雄与时势是互相为因、互相为果的，觉得颇有些道理。

况且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那么一个重要的位置，新旧更替，想没有英雄都难。但仔细想想，若果真没有那群力挽狂澜的人，那个年代也就一样是平庸的。

现在的情况不也一样吗？要想有所作为，倒也不一定是要等待时势来造就你的，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造时势的气魄。在安宁的时代也许更容易掀起波澜——当然我没有惟恐天下不乱的意思。

其实只要你愿意，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变得像乱世一样不平凡。虽然没能活在乱世，但我仍相信自己能有乱世中的无所畏惧。

● 口语演 读到这个标题，就让人冲动。

豪放的心志，无一不体现着青年的责任感。



记忆的碎片

曹 萌

1937年12月13日 星期一 晴

拖着枪，踏着步，清晨，我们走进了刚刚攻克的一座城市，他巍峨的城门上，刻着两个斗大的字，虽已被炮火尘封，在阳光下看来却也灼灼生辉——南京。不知怎么我的心咯噔了一下。

……

城市的街道异常冷清，不见半个人影。两旁的店铺都立起了门板。但我却分明地感到，门板之间的罅隙中有一道道目光透出。那是一种说不出感觉的目光，似乎是把愤怒、胆怯、退缩、怨恨、懦弱等等感觉掰碎了，再糅合在一起的混合体。说不出感觉的目光射在身上，我只感到隐隐的刺痛。

……

将军下令屠城三日，军士们都欢声雷动，但我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。我的脑海中不时的闪过那刺人的目光，我总觉得它背后蕴藏着一股力量。这种力量留给我的刺痛，至今还未从我的皮肤上消失。

……

城市霎时间就变成了红色的，最鲜艳的那种，浓得仿佛要滴出来。夕阳也红得扎眼，不知是夕阳染红了城市，还是城市映红

了夕阳。到处都充斥着军官们的叫嚣、狂笑，中国人的哀求、惨叫，还有刺刀和子弹划破人体的声音。但我的耳中却只回荡着一种声音，那声音低沉、浑重，仿佛来自地下，宛若一种绝望的吼声，震撼着我。大地在随之剧烈晃动，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中有种东西在激荡冲击，急欲破壳而出，我知道，那东西叫做“良知”。

……

踩着脚下用尸体铺成的路，看着那一张张与我们一样的黄色面孔，从那一双双眼睛中，我读出了绝望、怨恨，还有一股透骨的寒意。我的手在颤抖，我的胃在收缩。我要立即让自己脱离这炼狱般的屠杀场。

……

狂奔到了城外，俯下身体，将今天一切的浮躁烦恶统统吐到脚下。舒服了许多。抬起头来，只见一双布满了血丝的、怪兽般的眼睛在盯着我，不由一颤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城门上的那两个字——两个已被鲜血染红了的字——南京 选

● 睥语演 对于那一段屈辱、惨痛的历史，作者采用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来展示。震惊之余，我们不由得多了几分思考。



历史如风

郑熙青

头一次阅读一本真实详细叙写三国历史的书时，熟谙《三国演义》的我惊呆了，心里升起了强烈的失落感：这就是历史吗？原来它没有我想像的那样完美啊，甚至也并不那样扣人心弦，而且太简单了。如今，读过许多历史书的我不再因此耿耿于怀，但是，有一个问号却越变越大了：究竟什么才叫历史？

我想到了风，空灵轻巧，来无影去无踪，而且无处不在，人们感受得到它，却永远无法捉摸它。不同的心境，不同的人物对它的感觉可能完全不同。历史也正相似，空灵缥缈不可捉摸，时常令人摸不着头脑，而且，我已深切地感觉到：只要是人写的历史，就不再是原来的事实，那里面掺入了太多的作者自己的东西，不管那是不是什么信史。

曾经翻过一篇不知是什么人写的历史故事。看风格笔调，大似“红色风暴”时的作品，给如今的我们看，或许只会付之一笑。文章里一会儿是吕不韦领着一群“反动儒生”阴谋“复辟”，一会儿又是嬴政大批“反动孔老二”，恰似一面哈哈镜，把历史给扭曲变形了，尽管历史还是历史。若说上面的“怪史”是特殊时代的产物，其他的史作其实也逃不了主观作用的扭曲。

《三国志》向来被看作“信史”，其中却依然对司马家族吹捧有

加，倒霉的陈寿也因此挨了后人不少骂。这似乎是官方史作的通病。人们激赏司马迁在《史记》这本私家史中对汉武帝的不计前嫌，可这太史公本来就是个大忠臣，他愿意把皇帝写坏吗？说来说去，再大公无私还是脱不了个人色彩。司马迁自称写《史记》的原因是：“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如此看来，就是在平淡的记叙中也常常含着作者强烈的感情。陈寿写刘备是“好结交豪侠，年少争附之”，曹操则是“任侠放荡，世人未之奇”。其实两人的行为是一样的，但明显从措辞上就能看出作者对两人的褒贬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各有不同，但依照的总是一本“信史”。若是信史出了什么岔子，越想跳出史家的陷阱，有时却会陷得越深。

我又想到了风，旷野狂傲不羁的风吹过城市，耐着性子在高楼大厦间盘旋，等到了城的另一头，人们感到的已是被高楼大厦消磨过的风了，尽管它还是原来的风。

很多正史作者很聪明，写书尽量不带褒贬地平淡记叙，这使《二十四史》中的相当一部分简练得像段落大意，一个字都去不掉。我简直无法想像，如果没有那么多不写正史的文人墨客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历史将是什么个模样。于是人们不满足了，于是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一类的书出现了，人们渐渐冷落了深奥简约的历史，拿起了通俗生动的小说。于是，那些一遍遍疾呼“历史不等同于小说”的人出现了，那些像我一样迷茫于“历史太简单”的人也出现了。但现在我相信历史上的赤壁大战决不会比罗贯中笔下的逊色，也许只是“也许”罢了。说还真是历史完整的再现呢？可怜的历史选

历史真的像风，远去不会回来，人们尽可以去想像，去仰望，尽可以体会它的空灵，它的含蓄。逝去的人不会来解释，于是读史的人就模糊地在历史的风中遥望着微波涟漪，旌旗飘动，却怎么也抓不住。谁能够说自己真正懂了它呢？